



文创时代的文学回应

——文艺学多维视野



沙家强◎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此书获得文艺学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文创时代的文学回应 ——文艺学多维视野



沙家强◎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创时代的文学回应:文艺学多维视野 / 沙家强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9

ISBN 978 - 7 - 5190 - 3904 - 2

I. ①文… II. ①沙… III. ①文艺学 - 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3296 号

文创时代的文学回应:文艺学多维视野

主 编:沙家强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彦玲

复 审 人:王 军

责任编辑:刘 旭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人文在线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 - 85923043(咨询)85923000(编务)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 - 85923000(总编室),010 - 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 a i 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 1000 1/16

字 数:495 千字 印 张:25.25

版 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90 - 3904 - 2

定 价:98.00 元

不觉得而财经政法大学文学院学科，面对着如此之多，
面对现实，散发出更绚丽的光彩。我深信，这束光照耀着
别人，也照耀自己。

浙江工业大学基础与应用物理系研究会 3 班

2017年9月6日 手机写



文创时代文学如何回应

——王杰教授访谈录

王杰 沙家强

王杰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

沙家强（以下简称沙）：王教授您好！很荣幸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您作为知名学者能给予我们支持，我们甚为感动。谢谢！

王杰（以下简称王）：不客气，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沙：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王教授寄给我的两本专著，即《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和《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让我的研究视野大开，这是对晚辈青年学人莫大的帮助。我知道，您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并且多年来，依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正积极建设新的学术共同体，颇具影响力。现在我要问的是，王教授除了以上丰硕的研究成果外，目前，正关注新的学术领域，或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有哪些？

王：应该说这十几年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两个研究方向如何融合？这两个研究方向是历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我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就确定的研究方向，并且一直在做，博士毕业之后回到广西师大又根据广西师大的地域性特点，在民族地区又开启了审美人类学的学科。自从我离开广西以后，我一直在考虑这两个研究方向如何建立联系。现在，感觉到通过最近几年的研究逐渐找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路径，这两者是可以打通的。具体来讲，我现在主要研究的就是我自己承担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研究”，当代社会我们称为文化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在艺术、美学，包括整个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努力做出理论上的阐释。另一个是“中国悲剧

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这个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剧性。社会有悲剧性的矛盾，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必然有悲剧性的艺术。实际上，这两个项目是有内在的关联的。我正在写一篇讨论中国“悲剧人文主义”的文章，最近会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悲剧人文主义”概念是伊格尔顿最近几年比较积极倡导和推动的。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在消费主义时代，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对于悲剧人文主义的研究和阐释，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重塑文化自信。在我看来，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就是当代社会能够有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那种根本点，能够做出我们自己学术视角的阐释和理论上的建树。

沙：近期，您策划了一系列会议，令人关注。例如，7月底进行的“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国际研讨会，在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即将于9月召开的“当代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这些会议话题具有诸多共同点：体现出学者对时代的热情、敏锐、使命担当及理论自觉精神，与时代对话，并言说时代，解决时代困惑。您的《文化创意时代的美学转型》一文很有时代张力。请问，当今时代彰显出什么样的属性？何谓“文创时代”？

王：《文化创意时代的美学转型》这篇文章是我和阿列西教授共同主编《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的总序。在我那个“当代美学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研究”开题的时候，针对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有关研究范围的疑问，我做出了说明：作为当代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的本土，从中国的角度对当代美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具有两个内涵：一个是整个全球化时代，另一个是中国的语境和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今天理论非常有活力的地方，你刚刚讲到我们今年筹办了一系列的会议，就是与这方面话题密切相关，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马克思晚年研究了人类学，出现了人类学转向，马克思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后来人类学问题引起中西方学者很大的关注。处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类似的问题。今年马上要开金砖五国会议，去年我到杭州，不久就开了G20会议，中国确实成为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增长点或者说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矛盾的交汇点。那么，这其中就包括它的美学表现。所以我近段时间很关注英国威廉斯的概念“情感结构”。其实“情感结构”现在在西方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英国的威廉斯要复杂了，其中也引进了神经美学的理论来研究。“情感结构”理论在我看来，是和我原来一直比较关注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一脉相承的，它实际上就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化，我现在更关注怎样把握住当代中国社会的这种“情感结构”。我现在感觉把握住这种“情感结构”，即把握住了文化创意时代的基本美学的特质，包括积极的、消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等方面。



我认为“文创时代”，实际上包含两个内涵。第一个内涵是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经济时代和我课题所定位的概念“当代”是对应的。“当代”本来是一个活的概念，而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即文化经济时代，也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现在人的思想感情的传达比较自由，几乎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网络表达，有的甚至可能成为网红。面对这种现象，关键是我们如何解释？那么，“文创时代”的第二个内涵就显得重要了，即“审美资本主义”。当前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文化经济时代”是个公共性比较强的概念，所有人都能够使用。而“审美资本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在这里，文化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即审美成为社会中的一种结构方式。以前社会的结构方式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现在是“审美”带来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革，这是审美资本主义一个很深刻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概念。就这一点，我们中国学界虽然已开始关注，但研究得还不够。在这方面，马克思已经把问题的两极交给我们，一个是最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历史的关系，另一个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审美。但二者存在什么联系呢？现实已经把这两极结合在一起了，就是“审美资本主义”。如今几乎所有的大的企业家都投资艺术，政治家和企业家都阅读有关美学的书，都能从艺术中获得创新的灵感。又可以说，审美的很多原则又直接成了社会改革和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操作的原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文创时代，已经进入了审美资本主义的时代。当然，就中国现代化而言，呈现多元化情况，有的已经进入审美资本主义，或者已经进入文化经济时代，有的还未脱贫。以辩证的思维看待这些事实，我们理论界就是要既看到现实的复杂性，同时又努力去看它积极的方面，这是我们今天理论界应该做的。

沙：像刚才您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创作的产品，通过互联网表现出来，也就是文创时代与个人的个体生命创造性相联系，它给人的生活增加更多的自由或愉悦。那么，这里是否隐藏这样一个逻辑，即生命的贫乏需要救赎。恰恰，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祛魅时代”、斯蒂格勒提出的“精神贫困时代”、大前研一提出的“低智商社会”，与这个逻辑又是如此相通。我的问题是，“文创时代”与这些学者提出的社会形态有何关联或区别？

王：文创时代确实很复杂，应该说从韦伯、斯蒂格勒、大前研一，以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都和马克思当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来研究。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包括威廉斯、霍尔，一直到托尼·本尼特的许多文化研究，都注意到，大众文化是与社会底层文化、那种被压迫者的社会边缘人的文化，有着一种共性的存在，往往很多最有创造性的文化现象，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的。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有一种双向的文化，双向的运动。有一些很有创造性的东西，其实是从底层冒

出来的，而这些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应该努力发掘。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机制才真正开始转型了，学者们也从学术上关注市场经济中新的文化现象，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就你刚才提及的那些学者，他们从批判性的角度分析文创时代的文学艺术，有可能被政治意识形态利用。不过，他们的批判也是必要和合理的。因为很多新的东西或社会关系往往就在市场中，在市场的强大机制作用下，在多语境叠合下，得以产生和创造。审美关系也是在这种多重语境叠合中产生的，关键是我们要运用马克思辩证法思维进行比较分析，即分析不同语境中文化现象产生的合法性，以及丰富多维的内涵，这就涉及我课题中提及的审美意义的“滑动性”。同是一个凡·高，同是一个老炮儿，在不同的语境下，包括现在正在热播的《战狼》，不同的人，就会感受出不同的意义，而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也会阐释出不同的文化含义，这就是今天文创时代的文化现实和艺术现实。所以今天的理论一定要强调辩证性，一定要强调复杂性，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简单的二元对立，或者甚至稍微复杂一点的分析方法，那么我觉得都不能够真正地分析我们当代的文学和艺术。我现在已经连续用讨论的方式，比较分析当下中国电影现象，比如讨论《战狼》《皮绳上的魂》等。我们以各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学术方法，不同的学术理念，在一起碰撞，形成了那种语境的具体性，然后才能够把握住作品的真正意义，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中来讨论问题，我们就能够做到相对辩证。

沙：对，您刚刚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前面几位学者谈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你也指出了技术在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这些亚文化和一些边缘文化的活力，文创时代恰恰是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么另外就是回到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中国的文创时代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怎样的生存境遇？文化消费和审美资本主义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下又该做怎样的理解呢？

王：最近我写的两篇文章，我把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是社会的转型，定位在甲午海战，我认为 122 年前的那场战争对我们中国来说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充满着悲剧性，用悲剧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现代化可以阐释得比较辩证和深刻。习总书记现在强调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是强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增强文化自信，以此找到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你看我近几年开的几个会议，我们连续讨论人道主义、乌托邦、中国梦、美学的政治转向，以及中国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特质等问题。自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以来，我们的文化真的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力量，真可谓“精神原子弹”。辩证地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审视，我们会发现，艺术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它是有内容的，是和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人的情



感结构是由社会关系和审美关系所决定的，然后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说《二泉映月》，我昨天还在听，好像说跟社会现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能够从中间感受到一种无穷的东西。无穷的悲愤也好，无穷的忧伤也好，和我们的现实存在感联系起来，大量的中国艺术我觉得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方法来讲，仍然是最重要的方法。那么，要研究文创时代的美学或者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还必须结合人类学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符号学的方法，才能把这些美学的特征更实证、更具体地梳理出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结构，就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就有不同的美的理念。一定要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或者在具体的语境中，你才能够把握住它。

沙：在文创时代，文学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受到不同方式的关注：有人认为文学已濒临危机或死亡，更多的人则在坚守文学的永恒生命力。那么文学何为，以及文艺学何为，都值得我们深思。请问王教授，在文创时代下，您如何阐释“文学”，以及文艺学的内涵与边界如何界定？

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有学者在讨论“文学之死”。我认为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文学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冲动，是人在一个必然性的社会条件下，拥有一种符合最高人性的对理想的追求。就像卡夫卡对文学的描述：“你受命运受现实的压迫时，你的一只手挡住命运的压迫，另一只手写下你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是现实的，但人是有理想的，有一种存在状况更符合人性，符合以人的那种同情、友爱、互相支持的心情的表达，我认为这是文学中很重要的品质，这个品质应该说在社会没有达到一个完全合理，或者说完全自由的状态的情况下都存在。谁也消灭不了文学，只是说文学的形式会不断地变化。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不同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文学生产方式，所以只要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人就有追求自由、追求合理的冲动或者欲望，那么文学就必然存在，文学一定是永恒存在的。事实上，人类不可能达到一个没有矛盾，没有一点不合理性，没有任何误解的那种社会境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能够说明文学这种永恒的生命力的。那么现在的难题是文艺学的边界和内涵怎么界定。此时，文创时代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提出来了。原来对文学的定义是基于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新批评理论，他们的问题是把文学和现实割裂了，说文学是内向的。但在拉康那里情感结构是会变化的，就像中国美学所强调的，人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可以通过不断的磨炼，以此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精神境界，所以人的情感结构可以呈现不同的阶段。

那么，据此我们认为文艺学这个概念本身也应该是变化的。文艺学的概念是从苏联过来的，英国没有文艺学的概念，只有比较文学，它是一个学科，要么就是文学理论，要么就是文化研究。没有一个在我们的意义上的关于所有文学艺术

的基本理论，而所有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就是美学。所以我所进行的文艺学研究，更多的是在进行美学研究或讨论。这样，相对来说在学理上显得要清晰。在我看来，文艺学的内涵和美学的内涵是重合的。但美学比文艺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因为它包括对自然美的研究，包括对社会美的研究，那是美学仍然要面对的，文艺学应该是在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哲学，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些研究。我认为，文艺学的边界不应该太确定化，它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迁移的。比如原来不把网络文学放进文学研究的对象里面，我们也曾经不把流行歌曲放到文学里面。你看，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出现了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引起了一个事件，怎么把一个文学奖颁给了一个唱流行歌曲、唱摇滚的歌手，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后来大家认真一分析，觉得摇滚歌曲确实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确实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最复杂、和未来相联系、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共鸣的那么一种东西。能打动人，能震撼人，能使人产生共鸣，这就是文学，它和莎士比亚作品起到的效果一样。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心态，用一种发展的理念来理解文艺学的内涵和边界，我们不要草签画地为牢，画地为牢实际上会容易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僵化。

沙：这种学科体系在中国划分得很细致。

王：是这样的，但实质上现在的学术研究都是跨学科进行的。所以，一定要跨学科，一定要面对当代问题，一定要强调问题意识，我这几年的研究比较注重这方面。

沙：文创的概念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提的，而文学更多的是和精神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交集？那么在文创时代，文学和文艺学如何回应文创产业？比如说是否可以从文字符号、情感再塑、文化记忆、传统文化的双创转化等方面进行考虑？请您谈谈这方面看法。

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记得去年上海交大 120 周年校庆，有一个会议叫作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与对话，主题就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碰撞问题。二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矛盾的，但在今天已经交流在一起了，经济学从美学和文学艺术中获得创新，美学艺术又从市场，尤其是更多的大众文化从很多经济活动中获得它的灵感和活力。这中间二者已经互相交融，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从传统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走出来，其实这种看法是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情结表现。

在今天，经济管理和大企业里面，恰恰是最人文的。比如，优秀企业一定是很有人文精神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那种最有活力的企业，比如微软、苹果、好莱坞、阿里巴巴、海尔电器等，都有一种文化，一种理念，而且这种理念又变成一种具体的，能够成为人的一种行为的一种习性，或者说人的一种对待事情的态度，这些在今天的经济学家那儿用得很好，有许多研究。如果今天我们的一些文学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学者还强调精神贵族习惯性的话，这恐怕就难以解释现实中



的变化。我们不要再固守在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里面，托尼·本尼特提出的“实践性知识分子”概念，我非常赞同。他认为要做一个建设性的实践性的知识分子，打破传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批判性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就是精神贵族和二元对立思维。他是启蒙者，只有他自己启蒙了，然后才能去唤醒你们。其实不是这样的，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你只有投入到社会中，才能从社会的实践中感悟到新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注定一启蒙就能达到上帝一样的存在，然后就可以不断地去唤醒别人，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学科也好，看思想方法也好，包括看这个经济和文学的关系也好，如果走出这种对立性的思维，走出这种纯文学和大众的低层次文学这种简单的划分，那么就会走进各学科相融合的世界，管理学和经济学与文学就是相通的。很多电影导演在读经济学方面的书，很多管理学者和经济学家也会读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书。比如，现实中如何来管理？因为管理就要和人打交道，管理不是管理机器而是管理人，它一定要有一种文化才能把人协调起来，才能把人的创造力全部激发起来。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很好的管理学的书，如《第五项修炼》，里面有很多哲理，书中讲，在好的企业或者好的市场中，人的劳动应是愉悦和愉快的，并且人的劳动是和自己的创造力和自己情感的表达是一致的，好的管理达到这种状态，这其实与美学所讲的不矛盾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走出艺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的观点，其实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家他们都很懂艺术，而且他们的艺术嗅觉，或者说那种艺术的时尚感，不比我们很多在大学里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者差。

沙：刚才您谈到，在这些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看来，在文创时代的文学艺术服务于经济产业的发展，给人一种顺应感，这往往被认为是向经济献媚，文学丧失了批判性。那么，在文创时代文学是否还有这个批判的功能，文学如何彰显逆向的批判精神？

王：我认为，不仅文学有这方面功能，而且美学、文艺学也有，但难就难在如何获得具体性。现在很多文学有一种存在方式就是经典的存在，包括卡夫卡、乔伊斯、布莱希特的作品等，也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是与当代冲突。经典的东西，你只要把它激活放到具体语境中，把自己的情感投进去，进行再创造，它就具有当代性，也具有曾经具有的那种非常犀利的批判性，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激活它。第二个就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其实很复杂。当代艺术难就难在，我们怎样去判断，怎样去甄别它，因为这其中的确有媚俗的，有被资本俘虏的，有为权利服务的，等等。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美学家的重要品质就是能够比较好地做出审美判断，审美判断是一个人很重要的能力，有没有审美能力即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审美判断，标志着他是不是一个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有些人是要通过别人教他，然后他才感受到好，但有审美能力的人一看到某种东西，自然就感觉到好。现在

很多人，按照现象学讲被潜在思维，被某种意识形态，被某种习惯，被某种东西固化了，带着这种眼光判断某种事物，那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在以上两方面能够把握住审美经验的完整性，无论是经典的艺术，还是当代的艺术、美学或艺术批评，你都一定会获得一种当代的立场，并且以这种立场看现实，你就自然具有批评性眼光。问题是能不能获得这个审美经验的完整性，有了这种立场，你就会判断哪些东西是世俗的，哪些东西是过分意识形态的，这是我自己从事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切实的体会。因为一旦你获得了审美经验的完整性，你就具有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对未来的憧憬，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一个人获得了完整性，他就超越了，他就深化了，他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了。如果他再回头看现实，自然就发现现实是不合理的、有毛病的、有缺陷的，那么他的批判性自然就出现了。所以不存在理论是故意地献媚还是故意地顺应，而是他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没有获得那个基点。他在概念上推来推去，那当然是顺应，有的是顺应资本，有的是顺应政治，其实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即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审美的存在，他没有自己获得审美经验的完整性，他在现实中仍然是一个漂浮的存在。现在有些学者就是老愤青，他们容易迷惑一些社会上正处于叛逆期的年轻人，但是当这些年轻人真正心智和情感都成熟成长了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些所谓的“人生导师”都抛到一边去，因为他们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文学艺术、美学一定不要被某种概念所局限，最重要的是把所有的观念都去掉，就是现实的还原，按照你自己在现实中的存在和情感，然后完全开放地去感受。若你自己就把自己设置一个立场，你就不会感动了，就找不到真正的、正确的立场。正确的立场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然后把握住审美的那个基点，才能获得审美感动，获得审美体验，达到那种审美经验的完整性，这样你自然就升华了。若你再回头看现实，你就有一种新的眼光，这种新眼光的批判性、建设性都在里面。其实，美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是联结在一起的，只有批判没有建设，那不是真正的审美。一个人常常像愤青一样，其实他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更没有找到这个时代真正的最有活力的那一个点。

沙：所以文学艺术的批判性不是来自某种立场。

王：对，不是来自某种立场和观念，而是来自自身的经验，来自现实的经验，来自自己的感受。

沙：在今天“互联网+”或“文创+”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些媒介对文艺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影响。众所周知，现在谁都离不开微信或微信公众号，而且微信公众号也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上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微信往往成为很多人发泄情绪的场所，您如何看待这种“微情绪”？

王：首先，“微情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现实确实是多元的，我们也应该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感结构，很多复杂的情绪在微信里面表达，这是客观



存在的。其次，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事。微信群就像圆桌会议一样，那是一个对话的空间，一种有对抗性的思维，就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若一个学术语境只有一种声音，比如说我作为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如果我一发言，那么所有的学生都顺着我的思路来发言，我就会觉得这个讨论没有意思，根本没有必要讨论。我希望设置一个话题，大家不同的观点碰撞，甚至质疑和论辩，都可以。这样可以把一个人的潜能进一步激发，另外就是按马克思所讲的叫思想的体操，锻炼你的思维，它让你思维严谨，因为它指引你，它从不同的角度指引你，你不断地被指引，你的思想表达自然就会严谨，而不会很莽撞。我认为，从文化的生态，从不同的角度去碰撞，都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微信群现在是最活跃的，一有新东西出来，马上就有一种不同的意见提出来，有时候会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出来，充满着对话性，这正是微信的魅力所在。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刊物的主编，已关注到电子媒体对纸质媒体的挑战，若现在刊物的总数是纸质版和电子版的订数在上升，就说明这个杂志是在上升。另一方面，我们要思考，纸质版的怎样去适应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代纸质版的期刊书籍，就要努力做到让人家读我们的书，就像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是一种享受，而且更容易达到我们所讲的审美经验的完整性。所以随着人的审美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肤浅，那么他就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在电视上或手机上去获得。只要你的文章足够好，只要你的杂志足够好，它就一定会有市场，也一定会有读者。这是基于我对人性，对人存在的复杂性的看法基础上作出的判断。

沙：所以既有危险也有机遇，不要只看到挑战。王教授，有个情况需要向您说明一下。我所在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所以“经”“管”“法”为主流学科的高校，文学等人文学科如何借势发展，是我们面临亟待解决的难题。经过严格评审，学校于2014年批准文艺学科为校级重点学科，这为我们学科发展提供了良机。文艺学科从此成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是走特色化建设道路，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向。作为学科带头人，我压力不小。我们深知，要想取得发展，不能走传统文艺学科发展的道路，务必把文学、美学与“经”“管”“法”主流学科融合交叉，在原文艺美学研究基础上，办出特色，借势发展，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管理美学和法治文化研究等。请王教授对于该学科发展等方面提出些指导性意见或看法。

王：我觉得这很好，你作为学科带头人确实是很重要的责任把这个学科带好。让这个学科在学校的整个学科群或者学科专业培养里面发挥它最大的效果。我自己也是做了很久的学科建设工作，我认为学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个文艺学科，我认为你们的定位是合理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这对财经政法类高校学生来说确实需要学这方

面的知识，这能够真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好的审美习惯。你们学校应该说是一个以教学为主型的，学科偏应用，我认为你们应把重心放在“文创”研究上，把文学和经济、管理、法律以及社会其他的应用型学科建立起结合点。

有个事实要认清，即当前社会有越来越细的分工，但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有很多形式把它结合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情感的形式。有情感的共同体，才会有文化认同这种现象。这种情感就是要靠文学艺术或文创专业去培养，人们由此会有一种好的审美品位，有一种好的审美认知能力，有一种好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人们会逐渐明白把自己的工作和所感受到的、看到的艺术打通。人们看电影或看小说能够得到情感激发，进而转化为对工作、对社会的正义、对社会的很多现象作出判断，因为美学和文学往往同情弱者、被压迫者，这能保持住人类的基本良知。比如，法律文本是感受不到温度和良知的，而一个最优秀的法官不只是把法律文本背熟了，关键的是他要有这种良知，他才能在最敏感、最难判断的时候作出最好的判断，作出最正确的判决。因为法官一判就是决定人家的生死，决定社会正义和邪恶到底谁胜出。美学和艺术最重要的是情感，你去推销产品，你去组织你的企业创新，你都要有情感。所以我认为你们学校还是有远见的，把文艺学科定为重点学科。我始终认为，财经政法类高校学生若只把财经政法知识学好就算完了，那他就不能成为优秀的法官、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社会管理者。而他们要成为优秀的法官、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社会管理者的前提，就是他们要是一个优秀的人，要有优秀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判断。经济和法律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两个领域，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国家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推行市场经济，这两种东西都是你们学校的主要学科，你们再把文学、艺术、美学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进行充分的研究，其实这是你们很好的研究空间。在这个结合点上用力，出成果，做有特色的学科建设，前途大有可为。

沙：为了凝聚团队力量，发挥团队优势，我们正精心编辑出版一本文学专业学术论文集。这也是我院首次对团队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体展示。请王教授对此论文集的出版及相关板块策划方面，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宝贵的建议。

王：我认为你们考虑得还是很全面的，说明你们对文创时代、文学的这种多维性，以及文学、经济和法律的这种结合点，已经有所考虑，这是你们团队做得很好的地方。你们在这方面有自觉，而且已经有所思考、有所研究，所以你们这个论文集，对整个文学学科的建设和美学学科的建设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我很希望你们把中国的东西更好地用现代学理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中国的经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若能更好地把这方面作出一种理论的阐释，可能会有“精神原子弹”的效力或影响力。我还时常回过头看我自己的经历，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确实很有活力，与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与我们的幸福指数都有联系。我在这里也预祝我们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的文艺学学科能够像你们已经做的那样，面对当代社会，面对现实，把自己的创造性潜在面对当下的审美经验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激活、充分的释放，散发出更绚丽多彩的光芒，我深信这光芒既照耀别人，也照亮自己。

沙：非常感谢王教授给予我们的寄语，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再次感谢王教授接受我的访谈，期待王教授能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学！

王：也感谢你们，祝你们一切顺利！

2017年9月6日于杭州

目 录

文创时代文学如何回应——王杰教授访谈录 (1)

第一部分 文艺美学研究

新时期现代写作文化建设中的学术争鸣与发展	杜福磊	(3)
论法律文书价值的冲突与平衡	王长江	(11)
中国古代知类文化与文体分类	王章才	(20)
老子的《道德经》及其文章观	张同钦	(29)
论诗的禅趣美	陈世杰	(37)
记忆危机：“艺术终结”的一种预兆		
——兼论文学记忆研究的现实必要性	沙家强	(45)
“妙悟”的审美特征	李莹	(53)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理论述评	罗涛	(58)
《文心雕龙》“神”论	桓晓虹	(67)
论叶燮《原诗》中的“神明”	崔花艳	(75)
《修道士》与《百年孤独》的黑色美学特征比较	姚萌萌	(85)
杜威美学中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概念		
——“an experience”的内涵及其审美意义	魏华	(93)
女性与自然：如何“被现代”的文学	林丹娅 张欣杰	(102)
《金瓶梅》的政治学底蕴和经济学价值	徐继忠	(113)
新时期以来儿童叙述的主题研究	齐亚敏	(120)
武则天情诗《如意娘》写作时间探析	司海迪	(128)
茅盾笔下民族资本家形象的悲剧命运		
——以《子夜》为中心	孙泰然	(138)
回忆的荒凉与归乡的无望		
——《二十四城记》《出梁庄记》合论	马春光	(143)
疲惫地独舞：石评梅文学创作特质论	买琳芳	(150)

第二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生存哲学视野下孔子与老子丧葬祭祀观之比较	沙家强 (161)
汉语方言“没 ₁ ”类和“没 ₂ ”类否定词之间的形式关系	陈 芙 (169)
刘昌与《中州名贤文表》考论	钟彦飞 (174)
苏辙《道德真经注》“心性说”探微	杨 晴 (185)
《庄子》“技”“道”关系之辨正	刘晓燕 (190)
“邮，驿名”训释辨正	
——《孟子注疏》的一个误字和误读	魏庆彬 (198)
以《观卦》辨析《论语》的“观”	赵 华 (203)
“理”中寻趣	
——朱子“理趣诗”及其理学内蕴	薛子平 (211)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	王新立 (219)
论抗战时期老舍对传统“忠君”思想的改造利用	
——以京剧为媒介	刘亚美 (228)
祀孔与立学：宋濂“天子立学之法”与孔子圣师地位论争	张彦聪 (237)
道教神仙思想与韩国汉文小说的“仙遇”主题	王雅静 (247)

第三部分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创意时代新媒体内容生产的变革与创新	方雪琴 (259)
我国特色文化产品区域品牌营销机制构建研究	蒋洛丹 (267)
出版上市企业投融资关系研究	李 瑞 (272)
国外财政扶持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启示	王 萌 (279)
康百万庄园雕刻艺术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张玉寒 (284)
货币·距离·艺术	谢朝坤 (292)
张之洞工艺思想探析	刘娟娟 (298)
旅游演艺品牌的营销策略研究	
——以《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例	许结结等 (303)
浚县泥咕咕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吴琪等 (325)

第四部分 管理美学研究

对话：寻找文学、美学与管理学的对接点	蔡树堂 沙家强 (343)
--------------------	---------------